



非官方版本的1999威尼斯雙年展

殖民史與平行觀：楊茂林、黃永砵雙個展

VOC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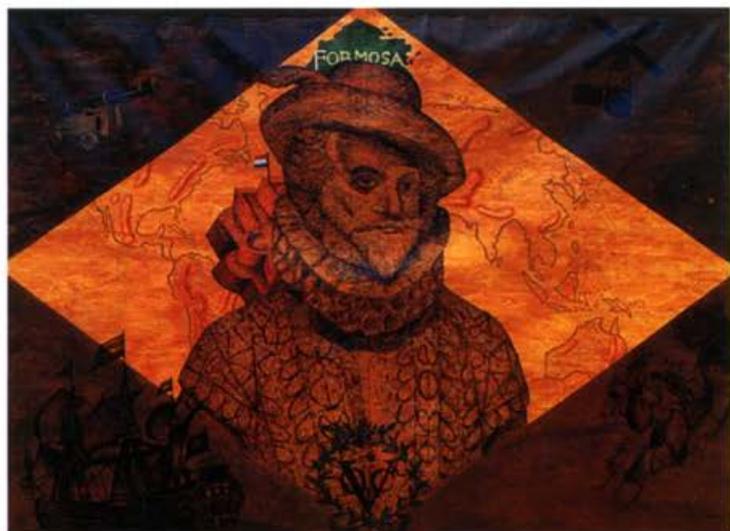
Parallel Histories

◎羊文漪—文·攝影（本文作者為「殖民史與平行觀」展覽策展人）

◎楊茂林、黃永砵—圖片提供 by YANG Wen-yi



展覽場聖巴索教堂外觀



楊茂林作品〈澎湖海記畫XL9301〉

即將在六月上旬開幕的威尼斯雙年展，本屆跟台灣相關的又有兩項展覽，還是台北市立美術館推出的「官方版」跟旅德獨立策展人羊文漪的「民間版」兩個版本，兩個版本都有推陳出新之處：「官方版」從選藝術家改為選策展人，由石瑞仁策展「意·亂·情·迷」；「民間版」則是跨出台灣、推出「華人當代」的新組合——羊文漪發現台灣藝術家楊茂林跟中國旅法藝術家黃永砵兩人的舊作，不約而同以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（簡稱VOC）為題材，探討「殖民／被殖民」議題的作品，而延伸發展成「殖民史與平行觀：楊茂林、黃永砵雙個展」。本刊特邀羊文漪撰文闡述該展覽的策展理念、策略，以及她實際操作這項展覽成形的相關過程。

近十年來，西方後殖民論述甚囂塵上。以歷經殖民之國家為研究對象，該論述主企圖在類同質歷史背景下，找出各國家、文化去殖民後之諸種同與異。在不同的表述下，上述各文化，陸續出現下列相關議題：國族認同之建構、文化主體性之追求、揭發殖民史實況、恢復殖民前語言文化、尋索原鄉與源根處、以及去殖民後建立新在地感等等。

雖然後殖民，做為文化研究的一個分支，主以脫離前大英帝協獨立之國家，為觀照對象。但回觀台灣歷史，猶如攤開一部殖民主義大觀（被殖民史、殖民他族群，同種族不同族群間內在殖民、中共近年對台前殖民徵兆等等），在此一歷經殖民背景、前景下，此一論述自對台灣有具相當的參照性。

重回歷史情境探討帝國殖民史

在本展覽中，17世紀荷蘭東印度聯合公司（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, VOC，1602-1799）在東亞的軍事商業殖民，是為展覽主要引言。兩位藝術家：一位台灣平面繪畫楊茂林、一位旅居巴黎的大陸裝置藝術家黃永砅，分別針對此一主題，提出一段「殖民史與平行觀」的互補論述。在國際威尼斯雙年展中，直接提出此一牽連西方殖民、帝國主義霸權侵略史之展覽，自有其挑釁、指謫、逆寫中心之企圖。而對於國內，將內部殖民史國際公開化處理，此一揭露灰色地帶動作，則希望透過視野位移、鏡像折射，啟動歷史記憶之轉化，新情境、新觀照點之產生。

「殖民史與平行觀」，基本上，它是展覽英文名 Parallel Histories之中文轉譯。不過，這一個英文名，又挪用西方當代、古代兩個出處。第一個是希臘哲學家普魯塔（Plutarch）在西元一世紀下半葉，撰著的一本傳記，名為Bioi Paralleloi（一般中文翻譯為「希臘羅馬名人傳」）。另一個挪用，來自新近法國電視台推出的一個歷史紀錄片，名字就叫做Parallel Histories。其中後者，以近代史為主軸，從在地的西歐觀點出發，介紹鮮為人知、也走在歷史重大事件側邊的平行史事：例如，二次大戰後德國面臨重建，但在法國、英國、美國媒體上，又是如何看待與報導這段經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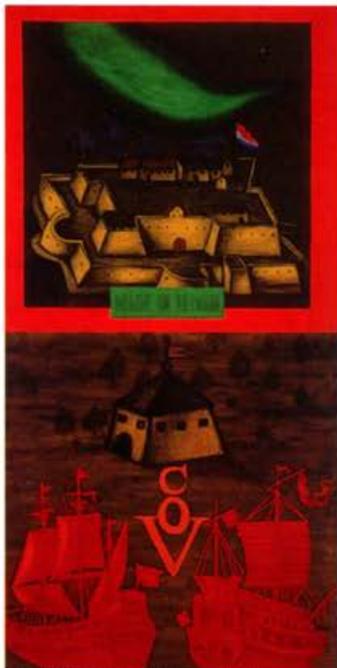
而在第一個Bioi Paralleloi挪用案例當中，哲學家普魯塔，則設計四十四對古希臘與羅馬當代的名人生平軼事並置做傳之。例如最著名的平行比對，是凱薩與亞歷山大帝。普魯塔當時用意，自在透過生平對置，將古希臘史與新興羅馬史相串通接連。

力邀兩岸藝術家相互對照

展覽參展者敲定黃永砅與楊茂林兩藝術家，當然出於他們分別提出針對VOC主題之作品。不過，除此外，展覽力邀黃永砅參展，還可故意（平行於法國官方）進行收編之舉。從大框架看，海峽當今兩岸政治角力，台灣備處於弱勢。但在文化事業，尤其視覺藝術上，台灣硬體軟體生態及認知，超越彼岸十數年。此一優越局勢，在撇開資源瓜分之虞外，可技巧性予以發揮。廈門出生的黃永砅，與河



楊茂林〈熱蘭遮紀事L9202〉畫面上人物是荷蘭艦隊司令



楊茂林〈熱蘭遮紀事L9203〉中以VOC標誌直指殖民歷史

洛文化本同源，自可供對照觀之。當然就本展覽看，這兩位藝術家生平創作，關鍵性的，在87年台灣解嚴與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（近報刊黃永砅入法籍，非屬實：附註），產生重大變化。楊茂林開始他建構國族史計畫，在台灣成為了新生代佼佼者；黃永砅則因緣際會駐留巴黎，在西方藝壇凝視下，成為國際藝壇閃爍的明星。這兩位藝術家，在台灣海峽一線區隔下，平行走來，但經不同空間發展，因創作所在位置點之不同，創作正足以互補觀之。

展覽此外亦挪用西方當代之文本，則有意將時間拉回三百年前，切入雙向之平行線上。如回觀十七世紀當時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南亞全力擴張之時，正是荷蘭歷史黃金期。荷蘭最負盛名的藝術家：人物畫哈爾斯、室內畫維梅爾、林布蘭特、風景畫羅斯達爾等，一一西方畫史經典人物。而舉世聞名〈夜巡〉鉅作，在1642年，由步入創作巔峰林布蘭特完成。然此時於東亞，擁有上千隻武裝商船、25個商館的VOC，已弓張劍弩展開殖民侵略。

而就台灣看，1623年，VOC襲擊澎湖、廈門沿海。1624年，搶佔下台灣據點，在台南安平興建熱蘭遮城。1642年，北上與盤踞基隆、淡水13年的西班牙人對決。後，1661年4月起，VOC末代總督揆一，在安平外海與國姓爺鄭成功陷入海上長期苦戰，終於翌年初為後者所殲滅、驅退。

從後殖民角度重建「文化認同」現場

在本展覽中，黃永砅採用史觀角度，以裝置作品，在1997年製作〈A〉，提出歷史VOC挾軍事商業武裝力量，從事帝國殖民主義之侵略。他並置 VOC 與今日荷蘭之跨國企業飛利浦（Philips）之商產品包裝箱，以串接、揭發昔日之殖民帝國主義、今日資本主義、及全球化跨國企業間之歷史關連性。楊茂林則以平面繪畫創作，在93年啟動之《熱蘭遮紀事》中，鎖定特定事件，針對台灣歷史本身之殖民經歷，經考古、文獻檔案室般的蒐證工作，以後現代之挪用拼組手法，提出VOC在台殖民之在場史況。楊茂林《熱蘭遮紀事》系列，如編年史般，將台灣殖民史做下精采的視覺圖像之見證。

這兩位藝術家之作品，就從後殖民角度觀之，黃

永砵以典型之模仿手法（重現場景、秤架、砲台縮小模型、貿易磁複製之再複製等等），以做對論述對象之戲謔與顛覆。不過，作品同時使用解構主義，提供緬懷（透過餐桌之儀式性）與批判VOC，兩種對立觀點，曖昧、懸置感出現，如在摘指對方同時，留有下列階後路。

楊茂林，在台灣解嚴後投入追索台灣歷史行列。台灣版圖一再為艦艇砲台所遮掩；VOC總督肖像也輪番整裝出現，其震撼能量，猶如施放歷史之怒吼。後殖民尋根、歷史再造、批判殖民主、史詩之企圖與召喚國族失憶、散落之殘片，一一繁複疊累凸顯。換言之，從後殖民觀點看，《熱蘭遮紀事》系列，反映台灣解嚴後找尋歷史，建構國族史、文化認同之企圖。黃永砵則身在西方，因為客，揭露批判之餘，不時以孫子戒之：「凡為客之道，深入則走。……兵者不詳之器、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用之。恬淡為止……。」此一中國古典兵法夾帶於後殖民議題中，自亦有其說服力。

結語

展覽最終，雖以後殖民論述採以揭發、批判、控訴西方帝國殖民主義之侵略行徑，但展覽提出「平行觀」，不僅指涉藝術家平行出現，西方兩文本之兼併，它還有意借助符號學，提出面對後殖民議題之一新視野。

平行觀，一如Parallel，從符號學看，其字義指向一種排比、對照、相互參照、相互認知、一種平等共存的狀態。在這樣的情境中，沒有尊卑優劣、也沒有等級權力劃分。它所著重的，是相互之共存。同樣，也沒有主體／客體、中心／邊緣、我族／他者之對立性存在。換言之，在抽象、隱喻，無限平形線的世界中，平行思考，二元對立觀，事實上，是相存於相互可取代、不斷交互流動與變化中。AC



展覽場威尼斯聖馬可廣場聖巴索（San Basso）教堂位置示意圖

威尼斯幕後策展操作過程紀事

◎羊文漪一文

在思考展覽提案之時，楊茂林的《熱蘭遮紀事》，首先脫穎而出。因為，此一系列談後殖民，一個跟台灣過去，但同時也跟西方有直接關連的議題。在國際性場合，這有頗多之優勢：可產生雙邊各別的、與雙邊互動間的意義，同時又具備動、挑釁，正是我目前所希望促成的情境。現階段國內之國際展策略，大多採以自我呈現模式，如將家中寶物一二三，秀給別人看。此一模式，很有誠意；但太客氣、太溫和。而楊茂林的《熱蘭遮紀事》，具有攻擊性，可迫使西方正視之。因為在台灣殖民史中，他們不僅有份，更是惡劣的殖民者。這在後殖民議題中，正是逆寫西方最佳材料。

然而，說台灣的故事，也找到跟西方相關連的題裁；但在一個國際性場合，楊茂林一人做展示，其新鮮好奇心有餘，但在展覽的國際性格上，實大可再做加強。因此，我試探性的開始找尋可能之搭配對象。因緣際會的，因兩千年德國有一大型展覽，邀我策劃駐歐華人藝術，在去年我去了趟巴黎，初次與黃永砵會面，也很巧的，在他的工作室看到VOC一堆包裝箱。當時很訝異，還問他知不知道VOC跟台灣之關係（他知道的）。就這樣，當時意外的發現，成為後來展覽所需要的東西。

楊茂林跟黃永砵在主題上天衣無縫的嵌合，為展覽增加許多可知與未知的視野向度，但就展覽本身而言，這是一正面之發展。接下來則是具體的提案工作。

威尼斯本屆展覽總策劃史澤曼（Harald Szeemann），基本上，是今天獨立策展人的老前輩。六〇年代末他即以策劃「當態度成為形式」展，首揭過程藝術而進入歷史；至今全球性的大展，沒有他不曾經手策劃過的。面對這樣一個職業高手，挑戰性高，但相對的也正激盪腦力。早在去年，我早已投石問路，去信自我介紹，告知對方自己策展人身份（自然同時也附寄不少台灣藝術家資料）；在敲定兩位藝術家名單之後，再第二封信過去，預告展覽、附寄策劃書事。最後，在思考展覽整體架構、展覽外包裝上，我找到很關鍵的：Parallel Histories的名稱，且決定以“VOC：Parallel Histories”做為展覽英文名。

這一個外包裝，它包括了兩個西方古代、當代之文本背景，以及平行觀本身符號學含意，同時VOC上也做有趣甚自關之發揮，然後隨即藝術家年表、作品之彩色影印。結果出乎意料之外的，在展覽策劃書投出不到十天，史澤曼即已來傳真，表示接納入大會之意。

上面的這段經過，其實背後若沒有後援、大未來畫廊適時之出現與支撐，展覽不可能成形。台灣在當代藝術畫廊中，他們獨樹一格。尤其在國際視野、胸襟與企圖心上，展現出台灣藝術罕見的氣質。自然在此也必須特別註記一筆。